



晨光初照,春风微寒,山坳里到处弥漫着新翻泥土的气味。

我牵着那头皮毛黝黑油亮的耕牛,来到田间。父亲扛着犁头,手里捏着那根磨得光亮的竹鞭。到了田边,父亲从我手里接过绳子,缩了几圈盘在牛头上。牛儿温顺地低着头,让父亲套上犁铧,自觉地走进田里。父亲轻轻地扬了扬手中的竹鞭,牛儿就昂首挺胸地大步向前,一阵好听的水声响起……犁铧过处,一行行拱起的新泥像一条条光滑的鲤鱼背。休眠了一个季节的冬水田,就在这和

→ 袖珍小说

他们的联盟

□ 熊荟蓉

那天,我到一路边小摊买苹果。摊主是个三十出头的女人,动作挺麻利的。我才挑了三个,她就一边说着这个甜、那个脆,一边往塑料袋里装了十几个,紧接着搁到电子秤上说:“五斤二两,算五斤,四十元!”

我发现有几个苹果是烂的,就撂下塑料袋说,不要了。

“耶,挑了半天,苹果都被你捏烂了,却不要了!有你这样买东西的吗?”她又着腰拦住我。

“不是我挑的,是你装的……”我话没说完,就被一群中年妇女包围了。

“我们都看见了!就是你挑的!这个捏捏,那个捏捏,称都称了,却说不要了!你这人缺不缺德呀!”她们七嘴八舌,令我百口莫辩。我一个人,怎敌得过这卖苹果联盟!忙扔下一张 50 元的纸币,没顾上让她们找零就逃开了。

我在菜市场口等红灯,只听哐的一声,一辆三轮车停在我右侧。我的叶子板被刚蹭了,前保险杠也掉漆了。三轮车司机却高喊起来:“我的车头被撞坏了,伙计们,你们说咋办?”

“要他赔,要他赔!开小车就了不起了,欺负我们弱势群体!”他的身边一下子涌来好多人。

我哪里敌得过这三轮车联盟,也耽误不起时间,就赔了一千元了事。

最近,我发现班上的几个孩子经常鬼鬼祟祟在一起商量着什么。我抓住为首的程威一问,才知道他们在成立什么反弟弟妹妹联盟。

“弟弟是夺财的,妹妹是夺爱的。等我们成立了这个联盟,我们就要向父母宣战!他们再敢生弟弟妹妹,我们要么掐死弟弟妹妹,要么就死给他们看……”

程威的话令我不寒而栗,我火速请他的家长来校。一看,我傻眼了。他妈,就是那卖苹果的,他爸,就是那开三轮车的。

→ 流年光影

致敬春耕

□ 郑劲松

煦的春光中醒来了。

是的,春天来了,万物复苏。很多儿时的记忆也在醒来。一到春天,我总是想到故乡川南的那一湾水田,想到犁铧,想到那牛儿和手持竹鞭的父亲,一股亲切、自然、清新的泥土气息便扑面而来。

这已是四十年前的情形了。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最早是从农村开始的——以大家所熟悉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每家每户都分到了属于自己的田,农民对土地的那种激情重新焕发出来,填饱肚子的欲望立即化为战天斗地的强大力量。我们兄妹几个虽然都还在读书,但下午放学回家,我们就会丢下书包去砍柴、割草、烧荒、放牛、打猪草,帮着大人干点力所能及的活儿。那时,乡下的孩子和大人一样有着朴素而现实的愿望:种好那一亩三分地,白米饭就有了,新衣服、学费也会从地里长出来。那时,土地名副其实是农民的命根子,是一家老小的衣食来源。

一年之计在于春。好多中国谚语都有着

浓厚的农耕文明色彩,这句话也不例外。所谓春种、夏长、秋收、冬藏,春种是后三季的基础,至关重要。我至今记得这样的谚语,比如,春耕不肯忙,秋后脸饿黄。又如,庄稼不认爹和娘,精耕细作多打粮。说得多在!还记得一些春耕的古诗词,比如中唐诗人韦应物在《观田家诗》中云,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田家几日闲,耕种从此起。又如清代大学者姚鼐在《山行》中云,布谷飞劝早耕,春耕扑扑趁初晴。千层石树通行路,一路水田放水声。同样很接地气。一读诗,一幅农家春耕图就跃入眼帘。

精耕细作时代,土地在农民眼里十分珍贵,春耕还传承着老祖宗的三犁三耙。夏天收割之后,秋天的茅草开始枯黄时,农民会铲田坎,烧草灰。土里的杂草要铲掉,晒干后烧成灰肥土;田边、田坎上长的草,就铲到田里沤肥;为了田坎结实不漏水,还要专门糊田坎。为了尽可能地提高土地的利用率,田坎上还要种黄豆、绿豆,或者种玉米、高粱。三犁三耙是建立在这些基础工作上的重头戏。为了土地更加松软,一般是收割完庄稼后,就犁上一次,耙平,秋后再犁再耙。开春后,再犁一次,再耙一次。正像农谚中说的那样:秋耕深,春耕浅;春耕如翻饼,秋耕如掘井;春耕深一寸,可顶一遍粪;耕好耙好,光长庄稼不长草……这些谚语虽然不是诗,但谁能说这些凝结着生活经验与智慧、散发着

泥土清香的语言不是诗呢?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手一脚全是诗。

历经几次折腾,田就熟了,赤脚走进田间,那种响声,听上去很享受,好像是土地正在和农民悄悄对话。有经验的农民根据这水响,就可以判断出来,哪些田肥,哪些田瘦。我想,农耕文明之所以成为一种文明,不正是因为它一直维系着这种人与自然丝丝入扣而又生生不息的深层关系吗!

活色生香的春耕图是如此亲切可感而又诗意荡漾。那是川南山间的经典画面:父亲扶着犁头,扬着竹鞭,牛儿拉着铧,一页页像翻书似的,新鲜的泥土一行行排列在水田里。父亲有时会哼上一段山歌,牛儿偶尔也会昂头一声长啸。人累了,就坐在田埂上,抽几分钟叶子烟,或者嚼上一个随身带来的煎饼;牛累了,就在地头埋头品尝我们割来的新鲜的草……

如今,这样的春耕图已成遥远的记忆。春天归来,大地一片生机勃勃。想着想着,儿童时代背诵的第一首诗又在耳畔响了起来: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似乎是一种隐喻:一切幸福都是奋斗得来的,有什么样的耕耘,就有什么样的收获。

那么,请让我们向春天致敬,向春耕者致敬。



金堤

一卷在手 (摄影) 徐艳菊

→ 散文

树头菜

□ 黄锡景

家里,一放下书包,就带上篮子、袋子、绳子和挠钩,领着弟弟妹妹,去采摘柳芽儿、洋槐花、榆钱等。小伙伴每人找好一棵树,用绳子的一端系牢篮子和挠钩,另一端系在腰里,爬到树上在大杈上坐稳当,拉绳子把篮子和挠钩吊上来,就开始采摘树头菜了。在采摘洋槐花、榆钱等可以生吃的树头菜时,先捋下几把塞进嘴巴大口大口地咀嚼。一是填一下饥肠辘辘的肚子,为采摘劳作攒攒了一遍,二是享受一下这些树头菜的香甜。在树下的弟弟妹妹见我们吃得津津有味,一个劲地叫嚷着,我也要吃,快给我一些!我们就摘下几支洋槐花或几串榆钱丢到树下,让他们尝尝鲜、解解馋。在采摘树头菜时,手能够到的,就捋下来放进篮子里,手够不到的,就用挠钩拽过来。篮子盛满了就吊下去,让弟弟妹妹倒进袋子里,再将空篮子拉上去继续采摘。直到袋子、篮子都装满了,才从树上爬下来,带着树头菜回到家里。

下工回来的大人看到孩子采摘的树头菜都很高兴,赞叹孩子长大了,懂事了,知道顾家了。妈妈将这些树头菜仔细捋了一遍,淘洗干净,烧热水焯一焯,去除野气野味,做成凉拌菜、烧炒菜或蒸菜用来下饭。那时候,家里除了盐和醋,再没有其他调味品,可全家人吃起来都觉得鲜美无比,胜似美味佳肴。妈妈还常用这些菜作配菜,与面粉一起煮成又稠又黏、充满清香味的菜粥、菜糊糊

改善一下生活,小孩子能多吃几碗饭。特别是她用树头菜掺少量玉米面或红薯面蒸成的洋槐花饼子、榆钱窝头,大人吃了下地干活有劲,小孩子吃了能减饥耐饿。我在离家较远的外村读高小时,中午没时间回家吃饭,常常带着洋槐花饼子、榆钱窝头在学校就着开水作午饭。

据《本草纲目》等记载,杨树、榆树、槐树等树木的嫩叶也是可以食用的。在春荒特别严重的年头,村里人也常用这些树头菜果腹。这些树头菜比较粗陋,苦涩难吃,必须用开水煮烫后再反复浸泡,减少苦味和涩气、清除毒素后才能食用。然而,饥不择食,有能吃的东西总比什么都没有强。正是靠着这些树头菜的补充和接济,在大荒之年村里才没有人外出逃荒要饭,也没有饿死人。

各种各样的树头菜,宽厚仁慈、不离不弃地帮助村民熬过了一个又一个青黄不接的春荒,熬过了灾难不断的艰苦岁月,得以把生活维持下去,把生产继续下去,生生不息地繁衍下去。在上世纪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奶奶说过的一句话我一直铭记在心扉。她说,人是和草木一块生长的。只要草木能发芽生长,人就有指望、饿不死,不会走到绝路。奶奶没有文化,可至今想起来,她讲的可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朴素而又深刻、实在的道理啊!正因为这个道理,村民祖祖辈辈都很敬重树木、视树为宝。他们不仅每年

春天植树造林,而且平时都注意爱惜树木、保护树木,从不乱砍乱伐树木。小孩子在采摘树头菜时,也不乱折树木的枝条。

物换星移。如今,农村家家户户丰衣足食,生活越来越好,不再需要用树头菜来打发苦难的日子了。然而,村民对树头菜依然一往情深。不同的是,如今人们把树头菜当成了生态菜、时令菜,吃树头菜是为了尝个新鲜、吃个稀罕。在吃法上也制作得更加精细,配料齐全,花样不断翻新,讲究营养、讲究卫生、讲究口味、讲究健康、讲究品位,成了调剂和改善生活的食品。村民们还把新鲜的树头菜作为礼品,送给城市的亲戚朋友,颇受他们喜爱。有些村民还到集市上出售树头菜换几个小钱,市场行情还相当不错哩!

又是一年春天到。新生长出来的欣欣向荣的树头菜将大地装扮得生机盎然,弥漫在空气中的芳香也将人们的味蕾撩拨得难以安分。向乡村出发吧!既能够采春赏春,也能够美嘴美心,更能够记住乡愁。



↓ 书里书外

诗酒人生

□ 刘立

无事且向闲处乐,有书时向静中观。雪夜拥被读书与围炉饮酒,据说是古人生活中两件雅事。雅不雅且不说它,其中乐趣想必也是各有不同。譬如我吧,雪夜读书是极喜欢的,拥被就大可不必。倒不是因为房里暖气融融如春,而是晨起之后就再也不愿上床倒下。此外,卧床读书似乎甚是褻渎手中书之神圣,算是个人的一点儿精神洁癖。又譬如此刻,手持一本旧唐诗,当念到白居易的《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禁不住启窗四顾,想着看门外可有踏雪而来的友人?围炉小饮的乐趣,因我不饮酒,大概是不能深入其中去体会了,但这并不妨碍我欣赏别人饮酒。况且,好酒之人也未必全是耽于酒的吧?

记得陈眉公在《小窗幽记》中特别提到饮酒的心情与环境。他说,法饮宜郊,放饮宜雅,病饮宜少,愁饮宜醉。又说,春饮宜庭,夏饮宜郊,秋饮宜舟,冬饮宜室,夜饮宜月。

我倒是觉得,不管是夏饮抑或是夜饮,如一人浅斟慢酌,做些哲学式的思考,或是两三好友举杯相邀,把酒言欢,都可称得上人生一大乐事。唯有五人以上的群酌,往往觥筹交错,吆五喝六,大呼小叫,甚或玉山倾颓,喷秽佯醉,种种不堪,令人侧目。

能写得一手好诗且善饮,并且能大呼“惟有饮者留其名”的,恐怕千古以降唯有李太白一人而已。为了“与尔同销万古愁”,他甚至很兴奋地把名贵的五花马、千金裘拿去换酒。钟鼓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字字皆含酒香。春夜宴从弟于桃李园中时,阳春烟景有情,花月相映,足以赏心悦目。兄弟相会,幽赏高谈,其乐无穷。筵席宴罢之际,他的“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实在写得极好。

“羽觞”一词出自于《汉书》中引用的班婕妤的赋,酌羽觞兮消忧。颜师古注采用孟康的解释:羽觞,爵也,作生爵形,有头尾、羽翼。爵是古代一种酒器的名称,外形很像雀的形状,有头尾、羽翼。因为有羽翼,所以又叫羽觞。班婕妤一个人借酒浇愁,手中的酒杯虽有羽,因为主人心情不佳,只能酌而不能飞。李白生动地用了一个“飞”字,就把兄弟们痛饮尽欢的场景表现得淋漓尽致。

苏轼也是一位好饮之士。难得的是,他还有一位理解他的好太太。《后赤壁赋》里,有一段关于饮酒的对话,可供诸位参考。文中说,宋神宗元丰五年十月十五日晚,苏轼从雪堂步行,将要回到临皋亭去,有两位客人伴随着他。经过黄泥坂这段斜坡时,周围霜露已下,树木的叶子全都落尽,几个人的影子就全都清清楚楚地映在地面上。仰头看天,一轮圆月已经端端正正地升起。几个人看了,很是高兴,有边走边唱的,也有边听边和的,你唱我答,十分尽兴。

苏轼忽然叹气道,有客无酒,有酒无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

其中一人接口说,今天傍晚,我撒网捕了些鱼,大嘴细鳞,很像是松江鲈鱼。可是哪里才能弄到一壶好酒啊?

苏轼回家和妻子商量。妻子笑说,我有一斗好酒,藏起来已经很久了,预备着你一时高兴起来就要喝的。

听听,这个女子不光是苏轼的贤惠好主妇,简直称得上苏轼的一位知己呢。

貂裘换酒够豪迈,拔下金簪换钱沽酒同样也是了不起的举动。金圣叹的“三十三不亦快哉”中,有一则提道,十年别友,抵暮忽至。开门一揖毕,不及问其船来陆来,并不及命其坐床坐榻,便自疾趋入内,卑辞叩内子:“君岂有斗酒如东坡妇乎?”内子欣然拔金簪相付。计之可作三日供也。不亦快哉!金太太虽然没有貂裘换酒的豪放,也没有像苏夫人那样为丈夫藏有好酒,但仍然欣欣然从头上拔下金簪去换钱沽酒,这仍不失为一位不俗的奇女子。

石涛与友人一边开怀痛饮,一边赏菊观画,有了几分醉意,忽然兴来,诗云:“拈秃笔,向君笑,忽起舞,发大叫,大叫一声天宇宽,团团明月空中小。”试想,在明晃晃的烛光下,菊花如美人含笑欲语,可互剖肝胆的知己已是酒意醺醺然。当此际,忽然有一道灵光在心际闪过,画家急忙拈笔在手,大笑着舞之蹈之,兴尽之后,长啸一声,一吐胸中块垒,顿觉头顶碧落寥廓,一轮明月也仿佛变小了。

古今两相映照,此等豪放痛快,似乎不多见了。